



曼哈顿法轮功集会感召世人

（明慧记者荷雨纽约采访报道）二零一零年九月四日星期六早晨，纽约曼哈顿下城华埠罗斯福公园内外聚满了两千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宁静悠扬的音乐中和缓炼功后举行集会，并以“呼唤良知，停止迫害”为主题的盛大游行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华埠民众和观光游客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壮举。

集会现场，一位神情伤切的年轻女子手持被绑架母亲的相片，向人们呼吁营救。她是河南郑州法轮功学员陈真萍的女儿，曾在国内从事服装专卖、现居芬兰的金昭宇。

“我妈妈是位单亲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我和妹妹。在她患肝癌进入晚期的不治之时，是大法令她奇迹般地康复，原本在生活重压和病痛折磨下脾气暴躁的她也越来越祥和，我们家也重新恢复了生机。”

“大法被迫害后，妈妈因不放弃修炼和告诉世人大法的真相，多次被非法关进洗脑班、劳教所，受尽毒打、折磨。就在奥运会前夕，年过六旬的妈妈再次被绑架并被非法判刑八年，后被关在河南新乡女子监狱。从去年十一月至今，一直音讯全无，生死不明！据狱中传出的消息，恶徒给‘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毒针，一些被放出的同修已失去记忆，无法正常生活了。我真的很担心妈妈……”说到这里，昭宇哽咽了，泪水夺眶而出。

“我家被洗劫多次，妹妹从十岁起就同妈妈一起被



■ 二零一零年九月四日纽约集会
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绑架、关押、毒打，后来又被迫辍学，遭恶警绑架、追踪，有家不能回，走投无路，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我丈夫是芬兰人，我们向芬兰各级政府呼吁营救母亲，芬兰政府也多次向中共严正交涉，要求释放妈妈，却没有结果，中共还变本加厉地对我进行经济上的迫害。上月初，曾帮我处理国内房产的老阿姨在半夜被‘国保’抄家，卖房的钱也被抢走，那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被绑架后就完全失去了音讯！”

“我这是第一次从欧洲搭飞机，辗转十几个小时到纽约参加聚会，向国际社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艺术家：“我百分之百站在他们一边！”

詹森·艾斯纳（Jason Eisner）是位绘画、雕塑与舞台艺术家，也从事教育工作。他说：

“面对迫害，法轮功宽容、隐忍，却毫不妥协；他们行动方式有异，却彼此协调配合，这是他们始终和平反迫害的基础。这群人看上去那么温和，却对信仰如此坚贞，我非常感动。我百分之百地站在他们一边！”

加国游客：令人向往

从事市场工作的派翠克（Patric）和罗伯特（Robert）是一对好友，一同从加拿大蒙特利尔来纽约度长周末。两人一大早经过罗斯福公园时，被优美的音乐和宁静的炼功场面深深吸引，驻足观看，久久不舍离去。

“以前从未看过这样的场面，真是安详，让人非常放松，这真的很有趣！”◇

里玉书自述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酷刑折磨的经历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里玉书，女，五十八岁，原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教委书记，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后，身患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身心健康。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她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遭到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二零零二年五月，里玉书在加格达奇被非法判刑十二年。二零零三年一月，她被劫持至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监区，三月又从集训监区被劫持到一大队。

下面是她诉述自己在监狱遭受的迫害经历：

一、背铐，有时吊起来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日，我和全监区几十名法轮功学员一同开始绝食。我们都被背铐起来，有时吊起来。白天站着背铐，从早上五点一直站到晚上八点。晚上背铐在地上。我的左臂骨头被邪恶打伤，痛的抬不起来了，

一背铐就剜心透骨的疼。特别是晚上一躺下，更是钻心的痛。我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犯人宋立波等人迫害我。我每天早上坚持炼功，宋立波就对我大打出手，打嘴巴子，从床上打到地上。十二月九日，她打累了，就找根绳子把我的手臂背过来紧紧捆住，从中午一直捆到晚上六点多才放开。

二、野蛮灌食

十二月十日，九监区警察贾文君出言不逊。包夹吴湘芬破口大骂我三天，然后强迫给我灌食。李明英捏住我的鼻子，吴湘芬、刘凤珍等人骑在我的身上。恶徒撬开我的牙，拿着瓶子对着嗓子眼往里灌食。我极力的抵制，全都吐出来了。为了不让我吐出来，恶徒用枕巾按住我的嘴，憋的我喘不过气来。一次灌食就（转下页）

(接上页)得一两个小时。我精疲力竭,满脸是血,嘴都破了。我每天都遭受这种痛苦,被强行灌食两次。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日,犯人护士郑冬梅给我灌食,吴湘芬骑在我身上,拼命扯拽我的头发。郑冬梅把胃管误插入气管里,我憋的喘不上来气,全力挣扎,一大针管的奶粉灌进去,被我一口鲜血带奶粉全喷出来了。



演示图:野蛮灌食

连续三天都是如此。第四天换犯人护士商晓梅(杀人犯,无期徒刑)强行灌食。商晓梅身体强壮,给法轮功学员灌食时,竟丧尽天良的灌大蒜,灌浓盐水,灌辣椒水。为了不让法轮功学员吐出来,她灌完食后,再用开口器将法轮功学员的嘴扩到极限。这种痛苦让人一分一秒都难以忍受。而一撑就是几个小时,撑的嘴都肿了,牙齿都不会动了。几乎所有绝食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强迫注射不明药物。

三、关小号四十多天

二零零五年二月四日,我被劫持至小号。小号阴暗潮湿,暖气漏水。有的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被关了几个月,穿的棉衣和棉裤都长毛了,脚都被冻坏了。

我双手被铐上,无法炼功,只能做结印的手势。我被关押在二号时,三号的法轮功学员给我背法,邪恶之徒制止不了,就把我强行绑架到一号。一号有地环,我的手脚都被铐住,非常难受,痛苦的睡不着觉。

我被非法囚禁在小号四十多天。

四、七天六夜遭残忍迫害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我被劫持到十监区(病犯监区)。徐臻(杀人犯)在十监区的三楼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我在一楼,她让我上三楼,我拒绝。恶徒就把我抬去,强行让我穿上囚服,播放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录像让我看。我把囚服脱下,狱警曲华让单玉芹(诈骗犯)迫害我。期间王鑫华(诈骗犯,无期徒刑)、单玉芹、项桂芬等五犯人强行给我灌食,把我按在地上,骑着我,拧着胳膊,压住脚,按住头,用开口器和小勺撬开我的嘴,用筷子压住舌头,把管子从咽喉部位往里插。我经常喷出血来。

我那时体重只有五六十斤,血压极低。她们把我绑在凳子上,强迫我看录像。从四月十三日到六月一日,每天两次强行给我灌食。

从五月二十五日到三十一日,恶徒不让我上床睡觉,整天把我绑在凳子上,困的我直摔跟头。她们就用针管灌上水,激我。我闭上眼睛,她们就用牙签支住我的眼皮,使劲的扯着我的耳朵,狠狠的打我嘴巴子。单玉芹、王鑫华轮番的打我,折磨我。一次,一个嘴巴子打下来,我的头“嗡”的一下,眼前一片金星。过几天,一看左脸被打偏了。

五、疯狂的毒打,大拇指被掰折

二零零六年大年初二,我去各个屋看望法轮功学员。

包夹袁安芬、项桂芬硬把我拖回来。象凶神恶煞一样,抓住我的头发,往暖气管子上撞,狠狠的撞了几十下,撞的我满头大包,痛苦难忍。灌食时给我灌了很多大蒜,辣的我生不如死。

有一天早上五点多,何颖杰(杀人犯,无期徒刑),象疯了一样冲了过来,她用尽全身力气,掰我的左手大拇指,就听“喀嚓”一声,我的大拇指被掰折了,痛的我肝肠寸断。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晚六点,王鑫华将我打倒,穷凶极恶的打我耳光,打累了,用衣挂猛力的抽打我的头部,让我痛不欲生,足足打了半个小时。期间袁安芬进到屋里,跟着一起打我,直到她俩精疲力竭,才停下来。

六、注射不明药物

一天,商晓梅强行给我注射不明药物,我奋力挣扎。药还没打完,针头就弯了。过一小会,我四肢无力,心脏特别难受。想上厕所,可一动也动不了。袁安芬将我拖到厕所,我感觉我的生命快结束了。我问她给我打的什么药,她说:“安定”。我感到特别口渴。

七、背吊,绑在床上

从十二月一日起,恶徒强行给我穿上囚服,并且绑起来。二日早七点,我被背吊在床上,感到万分痛苦。一天二十四小时,只允许我去两次厕所。睡觉时张芳清将我的两脚、两手都捆绑在床上,我只能直挺挺的躺着,一动也动不了。第二天早上,我的手肿的象馒头一样。

十二月九日,她们将我的胳膊吊起来,我的两腿只能蹲着,这种姿势让人一分一秒都难以忍受。吊上后,看我仍很坚定,修淑芬(刑事犯)找五六个犯人,强行给我穿囚服,我奋力的挣脱,从床上挣扎到床下。她们折腾了半天,累的够呛也没给我穿上。

二零零七年大队长于英民,指使王鑫华包夹我,七月十日,王鑫华将我打个半死。她经常晚上用特大号的注射器,抽入事先准备的凉水往我的头上身上喷水。冬天开着窗户,我的棉衣、被褥都很湿。因为太冷了,她出了房间,但不让我出房间半步。

八、束缚带迫害

二零零七年八月,狱警给包夹蔡琳(贩毒犯,刑期五年)、袁安芬拿来束缚带。我炼功时,修淑芬将我绑上。因为我身体瘦,绑不住。修淑芬就将束缚带增加了扣眼,再将我绑上。

八月九日,我被劫持至病犯监区的十三组。我炼功,蔡琳就骑在我的身上。蔡琳人高马大,胖胖的身体压着我,我感到呼吸都困难。蔡琳经常丧尽天良的毒打我。她象恶魔一样抓住我,愤怒的往地上摔,摔的我满脑袋大包,身上的伤不断。蔡琳有时抓住我的腿,在床边使劲的压。王鑫华即使不是包夹,也来参与迫害我。王鑫华用束缚带绑我,把束缚带都拽折了。她用束缚带捆住我的手脖子,里边再塞上枕巾。◇

